

第七四一冊

經濟彙編

戎政典

戎政總部

(卷)
一一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卷目錄

戎政總部彙考

書經夏書禹貢

禮記王制月令

周禮夏官

太乙星天乙星天槍星天格星太陽守星元戈

星圖考

庫樓衛柱星南門星圖考

招搖星梗河星陣車星騎官星車騎星騎陣將

軍星圖考

積卒星圖考

河鼓星天桴星左旗右旗星圖考

壘壁陣星羽林軍星北落師門星圖考

奎宿軍南門星王良星策星圖考

婁宿天大將軍星圖考

畢宿附耳星五車星三柱星圖考

觜宿圖考

參宿伐星軍井星圖考

弧矢天狼星圖考

鬼宿積尸氣星耀星圖考

星宿圖考

軫宿圖考

戎政第一卷

戎政總部彙考

書經

夏書禹貢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齊武衛

全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

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

文教以武衛為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

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

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

禮記

王制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全大馬氏曰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鉞鉞皆

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

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

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鉞鉞則

鉞鉞爲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鉞鉞而有所不

敢殺則亦征之而已

又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禱于所征之

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

全陳氏大猷曰禰禱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

決其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

全陳氏大猷曰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誠焉

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誠所載彼人之左耳告者

告其多寡之數也全大馬氏曰造乎禰則造于

祖可知受命于祖則用命于社可知受成于學則

謀始于朝可知類宜禰先後之大受命受成尊卑

之次訊者問其首敵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告之

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武之事于其文德之

地告以成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

月令

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

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全陳氏大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

危事不得已而禦寇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

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道斷絕地之生理而

紊亂生人之紀敘矣其殃也宜哉全大馬氏曰道可

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叙而不可亂

又

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

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又

孟秋之月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秋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

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全陳氏大猷曰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

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

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

遠方順服

周禮

夏官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義訂鄭鏐曰諸侯有罪輕重不一至用兵以誅討之必聲其罪左氏曰有鐘鼓曰伐言聲其罪也賈氏曰下文惟賊賢害民言伐此總言伐者皆以兵加其境

馮弱犯寡則告之

義訂鄭康成曰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

鄭鏐曰王氏本注說胥字謂誦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強更弱衆更寡若人之胥瘦然未免與下文削之相似胥宜如易有胥災之胥用兵治之使若胥災然不能逃其患也李嘉會曰胥之謂宣揚辭令以明其惡使之自胥

賊賢害民則伐之

義訂鄭鏐曰伐如伐木之伐去其根本勿使再生之理賢足以長民賊之是不義民者邦所恃害之是不仁聲罪而伐翦夷去之

暴內陵外則壇之

義訂鄭鏐曰暴內則爲惡于國中陵外則肆侮于四鄰不可以爲君宜除而去之如除地爲壇之壇

鄭康成曰壇讀如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置之空壇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劉執中曰壇者時會發禁以誅之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義訂鄭鏐曰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爲諸侯者有田野不能治至于荒蕪有人民不能聚至于

離散則不能保有其大也故削之使小如漢創諸侯王郡是也譙郡張氏曰先王知禮義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于農事常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詩因其歸而戒以農事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會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之政先王之意可知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義訂鄭康成曰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爲固也不服不事大也鄭鏐曰侵如侵于之疆之侵說者以爲粗曰侵又云淺曰侵謂略以兵加之蓋恃險者必坐而困敵國攻險者必至于多殺人侵之以兵使知險之不足恃乃控制負固之良策

賊殺其親則正之

義訂鄭康成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鄭鏐曰正者正也賊之殺之則是不知有人倫者也正者明其尊卑之序定其昭穆之等執而殺之可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義訂鄭康成曰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犯令陵政則杜之

義訂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鄭鏐曰犯令以諸侯而抗天子之命陵政以諸侯而侵天子之權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義訂鄭康成曰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

太乙一星天乙一星天槍三星天槍五星太陽寺一星元戈一星圖



圖考

太乙

按星經在天乙南半度天帝神主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馬饑饉疾病災害所在之國也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按晉書宋史天文志與星經同

按步天歌天乙太乙當門路按新法曆書表同

天乙

按星經在紫微宮門外右樞南爲天帝之神主戰鬪

知吉凶

按史記天官書紫微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乙 按晉書宋史天文志皆與星經同

按步天歌見上 按新法曆書同

天槍

按星經三星在北斗柄東主天鋒武備在紫微宮右以御難石氏星讚備非常之變也

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或動搖角大兵起 按晉書天文志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所以禦難也 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搖光左三號天槍 按新法曆書表同

天棓

按星經天棓五星備非常之變也

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右五星曰天棓動搖角大則兵起 按晉書天文志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兵槍棓皆所以備非常也

按步天歌府下五個天棓宿 按新法曆書表同

太陽守

按星經在西北主大臣將備天下不虞事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主戒不虞設武備 按宋史

一日在下台北太尉官也在朝少傳行大司馬者 按步天歌太陽之守曰勢前一個宰相太陽側 按新法曆書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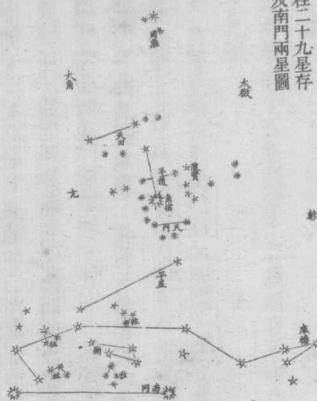
元戈

按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名臣戈

按史記天官書杓當有兩星一為外盾天鋒 注在招搖南一名元戈 按隋書天文志元戈二星在招搖北所主與招搖同 按宋史作一星

按步天歌杓下元戈一星圓 按新法曆書表同

庫樓衛柱二十九星存
二十一及南門兩星圖



圖考

庫樓

按星經庫樓二十九星庫樓十五柱十五星衛四星在角南軫東南次器府東一曰文陣兵車之府

按史記天官書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說字 按隋書天文志

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

四小星衛也主陳兵 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庫樓十二屈曲明樓中柱有十五星三三相聚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衛 按新法曆書表一

二三四五屬金水六七八屬金水九十一十二俱缺衛四星俱屬金水柱只作十星俱屬金水

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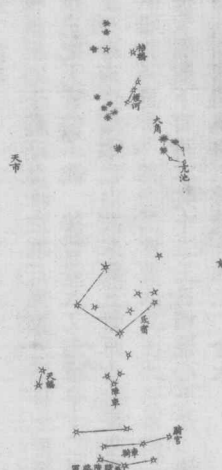
按星經不載

按史記天官書元南兩大星曰南門 按晉書天文志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 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南門樓外兩星橫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金水

金水

招搖一星梗河三星陳車三星騎官二十
七存五星車騎三星騎陳將軍一星圖



圖考

招搖

按星經招搖星在梗河北主北兵

按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曰招搖動搖

角大兵起 按晉書天文志梗河北一星曰招搖一

曰矛楯主北兵占與梗河相類宋史同

按步天歌一個招搖梗河上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

水土

梗河

按星經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又主北

兵及喪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帝座北三星

曰梗河天子也一日天鋒主北兵又爲喪宋史同

按步天歌梗河橫列三星狀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

陣車

按星經陣車三星在氐南主革車兵車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陣車三星在

騎官東北革車也宋史云在氐南

按步天歌陣車氐下騎官次 按新法曆書表同一

屬火水二三屬火土

騎官

按星經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天子騎虎貴貴諸

侯之族子弟宿衛天子今三衛之像

按史記房南衆星曰騎官 按晉書天文志與星經

同

按步天歌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

相連十欠一 按新法曆書表作十三俱屬火土今圖只存五

車騎

按星經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領車騎行軍之事騎

官南三星車騎之將也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騎官南三星

車騎之將也 按宋史主部陳行烈

按步天歌騎官之下三車騎 按新法曆書表同

騎陣將軍

按星經車騎將軍星在騎官東南主車騎將軍官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騎官東端一

星曰騎陣將軍騎將也

按步天歌將軍陣裏鎮威霜 按新法曆書表在車

騎東南屬火土

積卒十二星存圖



圖考

按星經心下積卒星十二在氐東南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積卒十二星

在房心南主爲衛也 按宋史五營軍士之象主衛

兵埽除不祥

按步天歌下有積卒共十二三相聚心下是 按

新法曆書表僅存二餘闕一火土二金水

河鼓三星天經四存三星左旗九存四星右旗九存六星圖



圖考

河鼓

按星經河鼓三星中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

右星爲右將軍

按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

將左右左右將 按晉書天文志主軍鼓主鈇鉞一

曰三武主天子三將 按宋史所以備關梁而拒難

也設險守阻知謀徵也 按步天歌牛上直建三河鼓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

火木

天桴

按星經天桴四星在左旗南北列主漏刻天鼓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志旗端四星南北列天

桴鼓桴也 按宋史在牽牛東北橫列一日在左旗

端鼓桴也主漏刻

按步天歌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 按

新法曆書表存三

左旗右旗

按星經不載

按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東北曲十二星者曰

旗 按宋史左旗九星在河鼓左旁右旗九星在牽

牛北河鼓西南天之鼓旗旌表也主聲音設險知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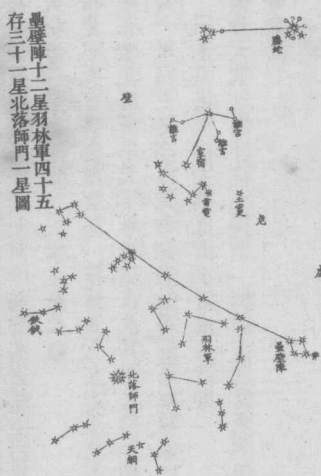
謀

按步天歌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 按

新法曆書表左旗有一二三四四星五六七八九俱

關右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俱關左旗屬

金火右旗屬火木



星壁陣十二星羽林軍四十五
存三十一星北落師門一星圖

圖考

星壁陣

按星經星壁十二星

按史記天官書西為壘或曰鉞 按晉書天文志

星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為

營壘也

按步天歌星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 按

新法曆書表同一二屬火三四五屬土六屬木七

八土木九十十一十二同

羽林軍

按星經羽林軍四十五星星壁十二星並在室南主

羽衛天子之軍

按史記天官書虛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 按晉書

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日天軍主軍騎

主翼王也

按步天歌云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羣軍

西四星兩難論仔細歷歷看區分 按新法曆書表

存二十六星二十七至四十五關今圖中有三十一

北落師門

按星經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

按史記天官書羽林旁有一大星為北落 按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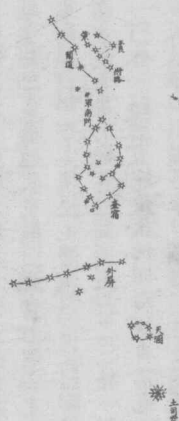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

之藩落也師衆也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

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

按步天歌一顆真珠北落門 按新法曆書表屬土

本宿一十六星軍南門一
星王良五星第一星圖



圖考

奎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奎曰封豕為溝瀆 按隋書天文志

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

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

其明 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 按

新法曆書表同一二屬金三金火四五六七八九俱

屬金十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俱屬火

軍南門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天將軍南一

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 按宋史天大將軍之南

門也

按步天歌奎上一宿軍南門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

金

王良

按星經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爲天橋主急兵也

按史記天官書與星經同 按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車騎滿野

一曰王良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或占津梁

按步天歌五個吐花王良星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屬金土

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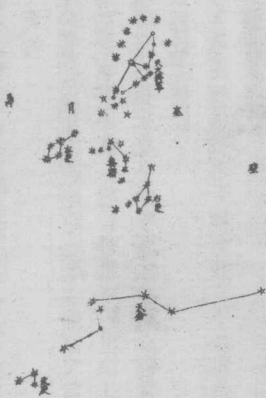
按星經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策御馬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按史記天官書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按晉書天文志王良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

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 按宋史同

按步天歌良星近上一策名 按新法曆書表同亦屬金土

書宿三星大將星十一星存十星圖



圖考

婁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婁爲聚衆 按隋書天文志婁三星爲天牧主施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爲典兵動衆

按步天歌三星不勻在一頭 按新法曆書表同一二屬火土三火

天大將軍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天將也

按步天歌婁上將軍十一侯 按新法曆書表同增一今圖只十

畢宿八星附耳一星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圖



圖考

畢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 按隋書天文志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裔之尉也

按步天歌畢恰似丫叉八星出 按新法曆書同俱屬火

附耳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畢大星旁小星爲附耳 按隋書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

按步天歌附耳畢股一星光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火

五車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中有三柱 按隋書天文志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

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座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

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墳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焚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三

泉一曰休一曰旗五車星欲均明闊狹有常也 按步天歌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任縱橫車口五個天潢精 按新法曆書表同五車五星三柱九星皆屬火水

觜宿三星圖



圖考

觜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爲虎首主葆旅事 按隋書天文志觜觶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萬物 按步天歌三星相近作參藥 按新法曆書表同屬火水

參宿七星伐三
星軍井四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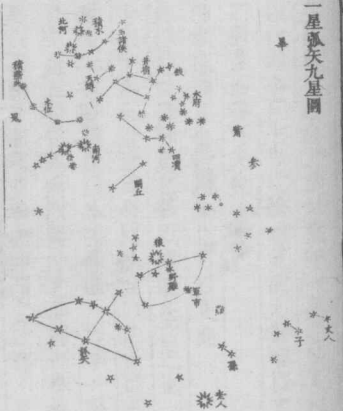
圖考

參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按晉書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鉞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按步天歌總有七星臂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 按新法曆書表同參伐皆屬土木 軍井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逢將不言渴亦取此也 按宋史主濟師疲乏 按步天歌軍井四星屏上吟 按新法曆書表同俱屬水土

天狼一星弧矢九星圖



圖考

弧矢天狼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 按隋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也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 按步天歌丘下一狼光蓬茸左邊九側彎弧弓一矢挺射頑狼胸 按新法曆書表同天狼屬火木弧矢一二三四五六屬土七八九屬金

鬼宿四星積尸氣一星耀四星圖



圖考

鬼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與鬼鬼祠事 按隋書天文志與鬼

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

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中央為

積尸

按步天歌四星四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 按

新法曆書表同五星皆屬火日

耀

按星經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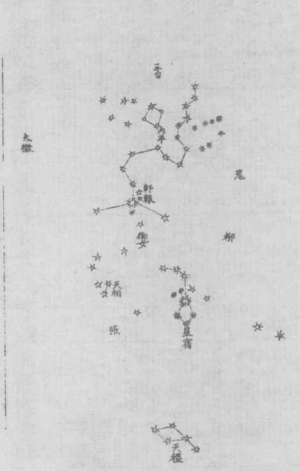
按史記天官書不載 按晉書天文志軒轅西四星

曰耀耀者烽火之耀也邊庭之警候

按步天歌鬼上四星是耀位 按新法曆書表存一

星屬火水二三四表闕

星宿圖



圖考

星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 按隋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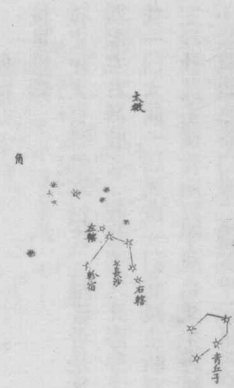
文志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守盜賊

故欲明

按步天歌七星如鉤柳下生 按新法曆書表列一

二三四皆屬金土五六七闕

輪宿圖



圖考

軫宿

按星經闕

按史記天官書軫為車主風 按晉書天文志軫四

星主家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

軫

按步天歌四星恰與翼相近中間一個長沙子左轄

右轄附兩星 按新法曆書表俱同屬金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二卷目錄

戎政總部總論一

易經 蒙卦 師卦 泰卦 謙卦 既濟卦 未復

書經 說命 洪範 立政 康王之誥

春秋四傳 隱公元年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二年 鄭伯克段于鄆

僖公四年 晉人伐虢 僖公五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六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七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八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九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一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二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三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四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五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六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七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八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十九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一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三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四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五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六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七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八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二十九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一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二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三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四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五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六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七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八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三十九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一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二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三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四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五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六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七年 宋公孫穀侵鄭 僖公四十八年 宋公孫穀侵鄭

戎政典第二卷

戎政總部總論一

易經

蒙卦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

師卦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稷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名之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全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

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為用唯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為事死生存亡繫焉豈能无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本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全大雲峰胡氏曰日本義提出一以字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闡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而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為霸者之術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全大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為將之道蓋不剛則無威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與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雲峰胡氏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全大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

第七四一冊 之○五葉

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程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

國與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本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程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

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雖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闔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將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制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大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剛居柔得師之中无過不及故吉无咎獨與卦辭同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大建安丘氏曰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

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二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本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大或問師或輿尸伊川說爲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雲峰胡氏曰剝一陽在上而衆陰載之有得輿象六三衆陰在上如積尸而坤爲輿坎爲車輪有輿尸象此又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見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六四柔正猶能全師以退六三不中不正才柔志剛輿尸而歸其凶何如哉龜山楊氏曰師之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因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鄆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本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大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雲峰胡氏曰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與必以寇賊竊發姦雄割據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子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鄆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本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不免于凶也大厚齋馮氏曰禹之征苗啓之伐有扈引之征義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

但鳴條以後也右快程傳本義與尸二解未從古又其四似程傳意長蓋與尸以師可不必言出此得言貞亦不得言或也執言朱從王氏程從孔氏亦覺程說有味今並存之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大雲峰胡氏曰一使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上六大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上師之終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承家以為卿大夫承受也小人者

雖有功不可用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故戒以小人不可用也賞之

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義本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

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全大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略

泰卦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於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

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義本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程城復於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義本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謙卦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程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全大漢上朱氏曰征者上伐下也以正而行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全或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

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原不會著意只是有此象方說此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豫卦

豫利建侯行師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程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復卦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離卦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晉卦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本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萃卦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全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至

窮兵黷武以事四裔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既濟卦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義本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象曰三年克之愆也

程言愆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未濟卦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義本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全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愆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雲峰胡氏曰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

書經

說命中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傳泰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

洪範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傳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立政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傳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跡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兵戎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全呂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宴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

陳氏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之所自起苟安於逸樂憚於自強則偷惰之氣由是而益勝觀視之奸由是而生故周公告成王以此非導其君以窮兵黷武者比也

康王之誥

太保冏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

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傳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干口不言兵亦異于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全新安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其流弊易至于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豫見先憂于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若此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傳此皆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辭

春秋四傳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殺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

春秋四傳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殺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

殺之有徒衆也殺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殺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殺失子弟之道矣賤殺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操之爲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殺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與于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窮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

莒人入向

春秋隱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隱公二年夏五月無駭帥師入極
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人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胡傳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挾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舊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鄭人伐衛

春秋隱公二年冬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綴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誑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驪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諱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莒人伐杞

春秋隱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土受之天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僭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典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

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聾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隱公四年秋聾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羊傳聾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詔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蓋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葺襄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穀梁傳聾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於弑公故貶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公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聾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聾已使主兵而方會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師師也是以

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板簡嚴而不贅也若曰聾師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聾復會師同

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衛師入鄭

春秋隱公五年秋衛師入鄭

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鄭國也將卑師衆曰師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子郎以俟陳蔡及齊國鄭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鄭著其暴也

邾人鄭人伐宋

春秋隱公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宋人伐鄭

春秋隱公五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也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胡傳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宋人取長葛

春秋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胡傳宋人恃疆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于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鄭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殤公之不令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公伐邾

春秋隱公七年秋公伐邾

胡傳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詞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

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春秋隱公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胡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公敗宋師于菅

春秋隱公十年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

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胡傳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

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爲隱乎于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鄆襄公取郕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鄆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許戰曰敗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春秋隱公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胡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十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齊人鄭人入郕

春秋隱公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鄭人不齊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者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春秋隱公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下傳之先祖而取郕及防入防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強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于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爲天子病矣

胡傳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